



FORMOSA BETRAYED

製片 Will Tiao (刁毓能) NJ 演講 —By Leah

二月廿二日晚上 7:30 Will Tiao 應紐澤西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分會 (FAPA-NJ) 邀請，蒞臨位於 New Brunswick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TAFFC) 為即將上映的影片 "Formosa Betrayed" 宣傳演講。

Will 一再強調，Formosa Betrayed 是一部標準的好萊塢電影，針對的觀眾是對台灣所知不多的一般美國人，影片中兩股主軸：掙脫 "lack of identity" 和 "injustice" 則為普世價值。在國際影展看過此片的觀眾，無論膚色與國籍，都驚訝地告訴 Will 他們有多麼感動，因為爭取民主與自由的奮鬥歷史，不只是台灣，他們的祖國也曾經傳誦過。然而，最讓所有觀眾震驚的是，原來台灣人的奮鬥還在進行當中，因為這樣美麗勇敢的國家，竟然不能得到美國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承認，甚至還籠罩在中國的飛彈威脅之下，令人不解也令人同情，心情在落幕之後還久久不能平靜。

Formosa Betrayed 是 Will Tiao 獨立製作的第三部電影，卻是第一部規模這麼大的影片，規模大到其他的制作人、片商都不敢相信他能以相對貧瘠的 800 萬美金拍出這麼驚心動魄的電影。因為經費的問題，因為 1982 年的台灣街景，更因為害怕工作人員在拍片過程中被 2008 年甫上任的馬政府迫害，Will 決心在曼谷還原當年的台灣，在芝加哥拍攝美國的場景。影片終於在 2009 年二月殺青，並於 LA 首次播放給股東觀看。

Formosa Betrayed 已經在八、九個國際影展中得到許多獎項，而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禮拜天(2月21日)，Formosa

Betrayed 更榮獲 New York Times 推薦為 "movie of the week"，由於它卓越的藝術成就，加上其探討的乃是跨越族群與文化的普世價值，得以幸運地受到發行商的青睞(每年僅有不到 1% 的獨立製片有機會在戲院上映)，將在今年 228 的這個週末，於台灣鄉親聚居的 New York City, New Brunswick-NJ, Boston, 以及眾多 California 的城鎮首播，二月 26 日是禮拜五，也是上映的第一天，此日的票房尤其重要，能否拉長上映的時間，擴展上映的地點，就看 26、27、28 這三天的票房表現了。

Will 語重心長地說，其實「賣電影」比「拍電影」還要艱難許多，他已經完成了他的責任——幫台灣拍電影，至於接下來的票房和國會遊說，需要所有台美人一起努力。他為 Formosa Betrayed 找來了知名導演 Adam Kane，更找來了家喻戶曉的巨星 James Van Der Beek，這兩個名字對一般美國人來說都頗具吸引力，我們要做的就是拉朋友，拉二代的朋友，拉所有你認識的美國人，無論各種膚色和族群，我們都邀請他們與我們或是二代一起去戲院觀賞這部探討人類共通價值的好電影。筆者甚至建議，如果你來不及在電影募資的時候幫上忙，it's not too late, 你可以幫美國朋友或是孩子的朋友買票(上戲院的網站查詢放映時刻線上購買)，讓他們藉由 Formosa Betrayed 來重新定義台灣，甚至因此開啓了認識台灣的興趣。

我們台灣人的故事在台灣國內已



Will Tiao

經傳誦了 60 年，海外的鄉親也在美國國會奔走了 30 年，無數的萬言書刻印著令人鼻酸的血淚，可想而知，各位鄉親在日常交際中更是極力運用所有的言語和資料來宣揚台灣，但是，這些都比不上一齣用視覺去直接感受的電影要來得震撼和清楚，尤其可貴的是，Will Tiao 幫我們製作的 Formosa Betrayed 正是一部美國人最容易接受的好萊塢電影。

電影已經拍攝完畢，但是我們宣揚台灣的大好機會才正要開始，把自己和孩子的朋友們帶進電影院，讓 Formosa Betrayed 成為話題，讓它成為影壇的一股旋風，我們衷心期望，這股重新認識台灣民主奮鬥歷程的熱潮，能從美國燒起，一舉燎過太平洋，深深烙印在我們台灣手足同胞的心裡，而這一切，就從你我開始！

台灣人的國殤·台灣人的 Holocaust ■王景弘

感謝能祥長老的介紹。也感謝同鄉會及各台灣人社團，熱心安排這次追思禮拜，讓我們台灣鄉親能共聚一堂，悼念二二八事件受難的台灣前輩菁英，對他犧牲自己，喚醒和引領台灣人民走向民主獨立建國之路，表達我們的懷念和崇敬。

對六十三年前在外來政權槍桿下受難的台灣前輩，我們台灣人會永遠懷著悲傷、敬愛和感恩的心情來追思。

因為他們的犧牲，使今天在海內外的台灣人，可以過著比他們幸福的生活，享有發展自己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與權利。對他們的犧牲，我們世世代代應該永遠感念。

六十三年前過去，我們追思、紀念二二八事件，更應記取歷史教訓：台灣人民要避免另一次二二八的悲劇，只有台灣人民堅定團結，建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獨立建國就是二二八受難者留給我們的未竟事業。我們紀念受難的前輩台灣菁英，最重要的意義就是重新宣誓，我們決心承傳台灣民主建國的香火，讓他們的血沒有白流。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的國殤；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的 Holocaust；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覺醒，和台灣獨立建國的出發點。

對這件六十三年前的往事，有些台灣人開始記憶模糊；因為受外來權貴花言巧語的誤導、洗腦和分化操作的迷惑，也有些人開始冷漠；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對中國產生所謂「祖國」的幻覺。

我們不能重犯二二八前輩菁英在戰後把外來政權當祖國的錯誤；台灣要取得和平與公義，只有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自己的國家。我們不能讓歷史的錯誤重演。

過去幾年，開始有人說，二二八事件是歷史的悲劇，但已經是幾十年前的往事，台灣人民應走出悲情，不要活在過去，要向前看；也有人去跟外來權貴馬英九說，二二八事件只有少數受難家屬關心，可以不必理會他們，不必一再向他們道歉；對這些人你就是向他們下跪，他們也不會支持你；馬英九雖說，他身為總統，需要正視受難者家屬的感受。但是，他卻採取分化手段，選擇性的拉一部份受難者家屬到國民黨陣營，讓台灣人自己爭執不休；有人為生意上的利益，向國民黨靠攏、向中國靠攏，犧牲台灣主權地位也在所不惜；有人冷漠，接受大中國主義的宿命論，覺得中國太強大，台灣無力抗拒，個人更無能

為力，台灣終要被中國併吞。

這些想法都違背二二八先烈留給我們的教訓，也是任何人在台灣，疼愛台灣的人所不能接受。

台灣人民要向前看，但不能忘記歷史的教訓、經驗與苦難，就像猶太人不能忘記 Holocaust 一樣。

關心二二八的人，絕不只是受難者家屬，或少數人，而是眾多關心台灣前途，要自己作主，不再受外來政權壓迫的台灣人，因為二二八已經是我們台灣人不能忘懷的 Holocaust。

我們牢記傷痕，並不是要存心報仇，而是要台灣人民永遠記住二二八事件代表的屠殺、不公不義和受外來政權統治的慘痛悲劇，不能再讓它發生。

記取歷史的苦難並不是悲情，絕不是活在過去，而是要在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更正確、成功的向前行。

台灣人是善良、敦厚、誠實、非暴力傾向的民族，本土政權獲勝執政，並沒有就二二八事件進行清算與報復，只是給了受難者家屬更大照顧與撫慰，並以客觀學術研究，論定二二八事件應負起責任的元兇。

對蔣經國的孫子蔣友柏以行動表現對台灣的愛心，恨恨其家族對台灣人民的暴政迫害，台灣人對他的純真與誠懇表現尊重，並沒有對他排斥或歧視。

我們要看的不是發自內心，愛台灣這個國家的行動，而不是廉價、無恥的謊言。我們更要嚴厲譴責馬英九分化受難者家屬，利用偽學術解釋二二八的醜惡行爲。

台灣人不能再被當白痴，被美麗的言所騙；台灣人不能只知賺錢，而不知道如果沒有自己的國家，再淪為外來政權殖民地，會帶來新災難。

台灣已經建立一個人民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體系，只要全民覺醒，團結一致，拒絕被中國併吞，國際社會會站在我們的一邊。

這個艱苦的獨立建國工程是二二八受難者的遺志，我們要一棒接一棒努力下去，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在 2008 年大選之前，有同鄉很無奈的說，他在台灣的親友不相信馬英九這些外來權貴會出賣台灣，因為這些中國難民家業都在台灣，把台灣出賣了對他們也沒有好處。

那是很幼稚錯誤判斷。馬英九一上

台便翻臉，競選的承諾完全不算數，抬轎的台灣人完全不能發聲，或只發聲替馬英九的投降政策背書。

對象徵主權國家的外交，自己休兵，把台灣經濟全盤依賴中國，與中國進行「國內航線」的大三通，接受台灣屬於中國一部份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

他回復到郝柏村挾持李登輝，並由萬年國會制定的所謂修憲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把台灣定位為中國一個區。它要歡迎中國代表陳雲林到台灣，竟由警方嚴厲取締他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旗。

總的一句話，馬英九已赤裸裸的在出賣台灣，傲慢的自己証明給台灣人看。他認為台灣人民拿他沒辦法。

但台灣人不能讓他看衰小，我們要証明我們有辦法。我們的辦法就是要用他的傲慢、冷血和出賣台灣的行爲，促成台灣人民的大覺醒，牢記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訓，堅定團結在一起，用選票把馬英九和依附外來政權的台灣人掃進歷史灰燼。

我們堅持台灣人民才是台灣這個國家的主人，這個國家的命運要由人民自己決定。

只要台灣人團結，台灣人便佔絕對多數；只要台灣人團結，外來權貴便沒有拒絕認同台灣，或出賣台灣的本錢。

各位鄉親：我們今天在美國紀念二二八事件週年，大家都有共同的認知，台灣的安全要美國的維護。從二二八事件以來，台灣人與美國人民便有共同的價值與理念。我們台灣人共同努力促成的「台灣關係法」，使美國擔當維護台灣民主發展的責任。

對美國人民我們應該心存感激。但今天我想補充一段美國人在二二八事件所扮演的角色。我認為美國當年的低調與消極作為，讓台灣人民受到更多苦難，而且沒有及時調整政策，促成台灣獨立建國，那是美國人欠台灣人一個公道。

回顧一九四七年，對日和約尚未簽定，理論上台灣主權仍屬日本，蔣介石的軍隊以盟軍代表身份佔領台灣；但國民黨政府片面將原屬日本籍的台灣人，改為中華民國國籍。

原來幻想回歸「祖國」，取得比作為日本殖民地人民更優越條件的台灣人，一夕之間發現國民黨政府之腐化、無能、強暴、掠奪、與民爭利、

紐澤西台灣同鄉會歡度2010年會

【本報訊】中澤西州台灣同鄉會於 2 月 20 日舉辦第 37 屆年會，有別於以往，此次年會特別以午宴來歡度，更選擇在中澤西西溫莎市(West Windsor)的高爾夫球場內的 Mercer Oaks Catering 餐廳舉行。共有近兩百位同鄉們參與。

美東地區近月來的暴風雪讓會長及理事們相當擔心，深怕天公不作美，來一場大雪，就足以讓大家手忙腳亂。很意外地，當日氣溫微昇，陽光耀眼，吸引了近兩百位鄉親來參與盛會。

蔡宗元會長在餐會中報告一年來的會務，張麗瑛理事報告財務狀況。

此次年會主題演講，由北美洲婦女會贊助支持，特別邀請婦女會的講員，遠自紐約奧良邀請來的陳香梅女士演講，題目是「咱e台灣咱e歌」。

陳香梅演講中以邊解說邊唱的方式把台灣歌謠做了一個詳盡的歷史回顧。她表示，歌謠是一部有聲的語言，它反映一個時代的背景與美麗與哀愁，歌曲也代表一個的民族生命力與文化香火的傳承，任何歌曲同時也涵蓋著民族精神。她也認為，音樂是一部有聲的文化歷史，而台語的語調多變化，音調配合聲調，因而形成簡單的旋律。陳香梅透過美妙的歌聲與內容豐富的演說，立即吸引著聽眾們的注意，古老的曲調同時也牽引著眾人的記憶，許多聽眾不由自主的跟著輕輕哼唱了起來。

陳香梅的歌謠涵蓋了原住民及早年先民的歌謠、戲曲、歌仔戲、客家歌，日據時代、戒嚴時期，以至於近代的創作歌謠等等，內容既深且廣。許多歌曲雖是大家耳熟能詳，但對歌詞涵義及歌詞的歷史背景未必全然了解，經過陳香梅的解說後，大家對台灣歌謠之美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場說唱俱佳的演講讓鄉親們聽得欲罷不能。最後陳香梅在與鄉親們合唱「台灣」的歌聲中結束了這場具有高度娛樂性並兼具教育性的演講。

除了陳香梅的演講之外，還有幾位同鄉踴躍上台高歌，有曾信雄的義大利名曲 "O Sole Mio"、周恩輝、許資敏

的「你是我心底的烙印」，在舞會 social dance 中更有同鄉演唱 "My Way"、燒肉粽、雙人枕頭等，歌聲一起，許多鄉親跟著婆婆起舞，場面甚是熱鬧。



上：陳香梅演講；下：餐會進行當中



新上任的 FAPA 總會會長高龍榮同時也帶來三位年輕貴賓，雲林縣議員蔡岳儒及兩位優秀青年李拓梓與趙家緯。他們三位都剛剛結束甫在華盛頓 D.C. 由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舉辦的「台灣年輕世代領袖培訓營」，趁搭機返台之便，順道前來與同鄉們共敘鄉情。

今年同鄉會共有四位理事卸任，年會中選出吳耿志、張勝佳、汪俊廷以及李豪豪擔任新的理事，新理事會並於二月廿七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中選出吳耿志擔任 2010 年會長，何明聰擔任副會長。

年會的最後節目是吳千惠主持的 Line Dance，同鄉踴躍「下海」，場面異常熱絡，幾乎讓舞池爆滿。年會最後在抽獎活動中畫下句點。

不公不義、台灣人淪為二等公民，逐漸累積的民怨，終於在二二八事件爆發。

當時台灣有志之士，已經瞭解要對付國民黨佔領軍，必需找美國協助。在美國官方記錄上，台灣人的要求，及美國的作為有幾項：

第一，要求美國新聞處，把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鎮壓與屠殺，向全世界傳播。因為當時外國媒體在台灣並沒有記者，而事件發生後，對外電訊均受國民黨政府管制，台灣的情況，無法傳到外界。

但美國新聞官員回答，他們是政府機構，不是新聞媒體，他們並沒有對外轉發新聞的業務，但他們會把事件進展向華府報告。

美國新聞官員也私下提醒台灣人領袖，如果台灣人不滿國民黨佔領管理，可以向東京麥帥盟軍總部申訴。這件事被披露後，美國官員受華府壓力，特別否認曾向台灣人作如此建議。

第二，台灣人領袖向美國駐台北領事館陳情，應設法避免中國內戰擴大到台灣。

第三，台灣人領袖要求美國領事館透過駐南京大使館向蔣介石陳情，要求不要派兵到台灣鎮壓。

第四，台灣人領袖三月五日向美國領事館提出一封給美國新任國務卿馬歇爾的信，有一百四十一人簽名，代表八百零七位台灣各界領袖，請領事館轉交華府，要求聯合國共管台灣幾年，中斷台灣與中國本土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直到台灣獨立。

第五，台灣領袖要求政治改革的建議書，三月七日由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轉交給蔣介石。

第六，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奉華府之命，在四月十八日向蔣介石面交一份美國大使館有關二二八事件經過之報告。美方為慎重，並確定蔣介

石可以自己閱讀大使館的報告，特別準備一份手寫中文報告文本，面交蔣介石。

美國大使館的報告是由大使館政治組人員共同執筆，主稿人就是奉命前往南京連職的駐台北領事柯爾 George Kerr，也就是「被出賣的台灣」的作者。

事後的檢討，美國當年的作為是消極的，沒有影響力的。台灣是戰敗國的殖民地，當年也沒有人權政策的主張，而外國媒體又不駐在台灣採訪，因此，二二八事件並沒有受到國際間的注意，等到美國媒體獲國民黨准許與安排到台灣採訪，事件高潮已過，只留下一些歷史紀錄。

各位台灣人鄉親：我們並不是要跟美國算舊帳，但這段歷史我們同樣要記住。今天的情況與當年不同，台灣有各國媒體，台灣對外傳播與國際社會同步，美國在台灣有一個規模不下於其他大使館的 AIT，我們有充份的管道可以與美國溝通。

在本土政黨恢復執政之前，我們要不斷向美國朋友傳達訊息，馬政府的親中、降中政策絕對不是台灣人民的意願。

我們感激美國幫助台灣人民爭取到民主體制，我們會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永遠站在民主國家的陣營。

我們希望美國朋友能理解台灣人的處境，和台灣人的心情，二二八是我們台灣人的 Holocaust，我們台灣人在獨立建國的工程，與猶太人一樣坎坷，但也有同樣堅定的意志。

我們相信台灣人的自覺、自衛，會得到美國朋友的義助，也會得到神的祝福；我們今天紀念和追思二二八事件六十三週年，就是要提醒我們自己，我們承傳民主的香火，要繼承二二八受難者的遺志，為世世代代台灣人的子孫，早日建立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永遠揮別外來壓迫與統治的陰影。(作者為旅美資深媒體人、自由評論家，本文為作者 2 月 27 日在華府二二八追思禮拜講詞)